

國立清華大學  
113 年度 光罩國際師資培育計畫

臺日小學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探究與展望  
—以臺灣苗栗縣、日本愛媛縣為例

研究者

國立清華大學臺灣語言研究與教學研究所 徐育慧

國立清華大學教育與學習科技學系 25 級 吳思嫻

國立清華大學教育與學習科技學系 25 級 吳佩蓉

中華民國一一三年八月

# 壹、前言

## (一) 研究背景

研究者為修習國民小學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之師培生，選擇以「臺日小學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探究與展望---以臺灣苗栗縣、日本愛媛縣」為研究主題，是因為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對於教師的教學發展和專業成長至關重要，社群由具有共同教育願景與目標的教育工作者組成的群體，分享著精進教學的方法、如何使學生學習的更好等。

研究者藉由國立清華大學師培中心所開設之國際教育課程與日本愛媛縣見習機會，訪問到台日兩地專業教師分享自身參加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經驗、對於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看法與期望、可能遇到的困難等，達到正式教師與職前教師的交流，對師培生的教學實踐和專業發展至關重要，可以更好地了解教育行業的動態和趨勢，省思教學理論與教學實務面上的相同與相異，是成長的養分，於未來正式進入教職工作中運用在教學上，從而更好地準備自己成為優秀的教育工作者。

## (二) 研究目的

- 1.了解臺日兩地教師參與教師專業社群之動機
- 2.分析臺日兩地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運作方式
- 3.探討教師在參與專業學習社群時所面臨的困難與挑戰
- 4.比較臺日兩地教師對於專業學習社群的看法與期望

## (三) 研究問題

- 1.參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動機為何?
- 2.所(曾)參與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運作方式為何(政府/自發)?以及其背後有何支持?
- 3.在參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時，所面臨到的困難為何?
- 4.對教師而言，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意義為何?

# 貳、文獻探討

教育改革成功與否，教師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隨著社會不斷地變革，教師需要靈活應對，不斷學習與調整教學方法。因此，教師的專業發展成為教育政策和實踐的關鍵議題之一，教師的學習也逐漸成為教師在教育專業發展的新模式。在這個新模式之下，教師學習漸漸成為主流，並且取代了傳統的教師訓練和在職教育。無論是教師或是學生，都需要保持積極、主動的學習心態，將現有知識和經驗融入學習過程中，並思考如何應對新需求的理念和方法。然而，教師所需學習的不僅是教學知識和技能，更包括主動學習的能力和動力，以及終身學習的態度和價值觀，從而建立學習文化，從單打獨鬥的工作文化轉向共同合作的文化。本節將分別檢視臺灣與日本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組成定義，以及臺灣與日本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所面臨的困境來做進一步的探討。

## (一) 臺灣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 1. 臺灣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定義及運作方式

黃政傑（2021）指出，從 1980 年代開始，「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逐漸興起，相關的方案、計畫、網路和合作方式開始出現。進入 21 世紀後，這種趨勢更加明顯，也成為師資培育和學校改革的主要焦點。「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奠基於學習社群，意指學習成員間因為關注於如何提升學生學習動機、學習成效及學習策略等有明確的目標與重點，進行一系列有目的之專業成長活動，著重於精進教學人員自身專業素養在社群中所進行的學習行為，其專業成長成果可運用於教學現場，以達成教學品質的提升與卓越（張新仁等，2011；吳俊憲，2010）。可見，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構成和運作方式。強調的是教師應該持續做學習，針對自身的專業領域進行深入探索。同時，這種學習模式也強調了教師學習和學生學習成果需有緊密的連結，以促進學生的學習成效。

Neumerski（2013）提到，主張導入佐藤學主張「學習共同體」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應運而生，以保障每一位學生的學習權益為核心的「學習共同體」之教育理念，建構教師「同僚性」，發展為教師的專家學習共同體。透過與模範的前輩學習、與同僚相互學習，教師專業發展不再是單打獨鬥，而是所學習到的教職專業，就是其所歸屬之專家共同體的文化（黃郁倫譯，2018）。

黃政傑（2021）整理國內外學者對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研究後，發現教師社群組成成員是以教師為主，但也可以加入行政人員以及校外人員。Lin & Chen（2018）則認為，由不同屬性與特質互補之教師加入社群，形塑學習群組、互惠共享的「教育學習圈」，所屬教師可提出個人特色教學策略讓社群成員學習與分享，亦可依自身的不足，尋求團隊的支援與協助。

綜合上述，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是以教師的專業任務為核心，旨在促進學生學習品質和成果。教師們藉由集體方式持續地探究課程、教學、學習和其他教育相關問題，建立學習文化以及共同願景。並且透過反思對話、合作學習、經驗分享和互助，使教師們能提升彼此的教育專業知能，並進一步實踐所學，以提高學生的學習成效。

### 2. 臺灣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所面臨之困境

由於現今的政策並沒有強制規定教師須修習指定課程或通過鑑定來確保專業知能的更新，現場仍充斥老師寫黑板學生在座位做筆記、考試的內容仍以大量「硬知識」為主，放學後勤跑補習班的文化也未能有效改變（崔雅娟、張郁柏，2021）。The Great Schools Partnership

(2014)指出，專業學習社群是學校改革策略之一，旨在減少教師的孤立，促進合作，並充分利用全校教師的專業知識和洞察力。然而，實際執行時仍存在爭議，像是教師花了大把時間參與社群，對學生學習促進是否有實際效果，也較難以客觀的方式進行評估。再者，若教師專業發展社群設計不良、執行不力、組織混亂或失去焦點，可能也會引發負面影響與批評。林思騏、余秀英(2021)提到，組織跨學校、跨領域教師學習社群，能增加教師教學專業的刺激以及對自我的反思，提升教師教育視野。然而，教師個人因素和校際氛圍所帶來的限制，如跨校觀課、專業對話、校長領導等不同學校之間的價值和標準，易

由此可見，臺灣教師專業發展社群的運作面臨多重挑戰，包括政策、個人和組織層面的限制。要有效推動這些社群，需在政策上提供明確的支持，並在校際合作與教師工作壓力管理上做出調整，以便促進教師專業成長與學生學習效果。帶來不易運作的影響。吳俊憲等(2018)則表示，唯有教師能身體力行的協同學習，才能設計出以學生為中心的「協同學習」。然而，此模式仍有教師無法擺脫進度壓力，缺乏長時間進行課例探究，且大型學校教師社群不易達成共識，而小型學校又因成員不足難以實施之憾。

研究者將上述研究之論述統整，發現目前臺灣在教師專業發展社群經常遭遇到的困難包含以下幾種：

- (1) 現今政策並未強制規定教師須定期修習專業課程或通過鑑定，較難確保專業知能的更新。
- (2) 即便教師花費精力與時間參與社群，也難以用客觀方式檢視其對學生學習促進是否有實際效果。
- (3) 教師個人因素和校際氛圍所帶來的限制，易帶來不易運作的影響。
- (4) 教師無法擺脫進度壓力，缺乏長時間進行課例探究。
- (5) 大型學校教師社群不易達成共識，而小型學校又因成員不足難以實施之憾。

## (二) 日本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 1. 日本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定義及運作方式

現今有許多日本文獻專注在美國的教師專業社群的研究，尤其是Hord(1997)和DuFour的研究都突顯了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重要性的特徵，是許多日本研究者關心的重要學者。Hord被認為是專業性、學習和社群這三個詞彙組成的創始者(Hargreaves, 2009)，他強調了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核心要素，包括支持性的分散式領導、教師間的合作以及共

享價值觀和優秀實踐。而 DuFour 在校長等實務人員之間得到廣泛推廣，其理念與 Hord 的觀點相輔相成。他們之間共同點為要改善學生的學習，必須重視員工的專業能力發展，並且這種專業能力的發展最能在合作的同事之間實現最大效果。進一步地，他們認為合作不僅僅是在學術討論中進行，更應該包括在實際的教學情境中進行探索和解決問題（Servage, 2008）。

除此之外，福島，真治，佐々木等學者(2017)的研究中，根據 Hipp 和 Huffman (2010)的研究得出日本版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構成因素。第一因素是「校長的支持性和促進性 LS」，第二因素是「教職員之間的協作」，第三因素是「支持性狀態和地區性」，第四因素是「目標的共享」，第五因素是「學校內的信任關係」。以下摘要提出日本版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所強調的重點：

(1) 第一因素「校長的支持性和促進性 LS」中，強調校長應該促進教師之間的反思性溝通和互動，鼓勵教師展示主動性和挑戰性，並支援教師的學習和成長。

(2) 第二因素「教職員之間的協作」中不只重視教師教學上的進步，更強調把重點放在學生學習上的進步。

(3) 第三因素「支持性狀態和地區性」指出「教職員之間的協作」中同時包含「集體學習與應用」與「個人實踐的分享」，未做特別區分。換句話說，你學生的問題，就是我們（教師社群裡的成員）學生的問題。

(4) 第四因素「目標的共享」中，將社群與家長等其他外部因素也列為教師專業社群中需要一起合作、和諧共處的對象。

(5) 第五因素是「學校內的信任關係」。將信任關係從「目標的共享」中特別列為其中一個因素，可見學者對此的關注度。

在這樣的背景下，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基礎在於建立一個共學的環境，讓教師有機會通過互相學習交流來重新構築自己的專業性。這種共學的機會或場地是社群的起點，通過教師之間的互動，專業能力得以不斷提升。將授業研究的傳統活化，重視與學生的關聯性、理解課程的全體後再構築。教師專業學習群能增強教師的專業實力，學生的學術成績也有提高的趨勢，並對於提升教育品質和教師專業能力有著重要且積極的影響（千々布敏弥，2014）。

綜上所述，在實施專業學習社群的過程中，教師之間的溝通被激活，價值觀和實踐被共享，課堂水平提高。透過專業學習社群的實踐，學生與老師都能成為受益者，也對於提升教育品質和教師專業能力有著重要且積極的影響。

## 2. 日本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所面臨之困境

日本的教師專業社群面臨著一些困境，儘管實施了專業學習社群，但仍然存在挑戰。

首先，校長在教師專業社群中的角色即有多種說法。Hord (1997) 批評了先前的學校改革理論過於關注校長的角色，而忽略了建立專業學習社群應關注更多在教師之間的合作和共享。Dufour(2006)曾說「沒有校長的有效領導，任何學校都無法建立和維持一個專業學習社群。」織田泰幸 (2016)則明確指出在教師專業社群中，校長要明確定義自身的本質性職務，還需分散學校全體的領導力，成為「領導者的領導者」(leader of leaders) 而不是「指導型的領導者」(instructional leader)。

其次，與中學相比，小學的授業研究活動更多地促進了專業學習社群的建立(千々布敏弥, 2014)。反映出不同教育階段之間在實踐專業學習社群方面存在的差異性和挑戰性。

再者，新谷龍太郎 (2015) 指出，雖然「專業職業的學習共同體」對教師的教學能力產生的影響進行了實證驗證，但對於其實際的執行作法，以及在此過程中出現了哪些問題，並沒有充分的了解。這意味著在實施專業學習社群時，需要更多的研究和評估，以確保其有效性和可持續性。

綜上所述，雖然專業學習社群在日本教育中有著積極的影響，但仍然需要面對一系列的挑戰和困境。通過更深入的研究和持續的努力，克服種種困難，促進教育變革的改善、教師專業能力的提升、學校文化的建立。

##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運用文獻分析法、訪談法進行研究。先從相關文獻蒐集與分析資料，取得相關研究理論並建立架構，設計訪談大綱；再以半結構式訪談法，對選定之受訪者進行訪談。最後，研析訪談內容，做成研究結論。

### (一) 研究對象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為臺灣以及日本的小學在職教師各一名，兩位受訪者皆由國立清華大學光華師資培育計畫來做安排。以下分別簡述兩位受訪者的背景：

#### 1. 臺灣受訪教師

臺灣的受訪教師(以下簡稱受訪者A)為苗栗縣某國小的在職教師，受訪者A到目前為止，一共有33年的教學經驗，其中有大約20年擔任導師，以及數年的行政人員，隨後便借調縣府，不過仍然有在學校教授數學課。在職期間，曾獲苗栗縣特殊優良教師，以及教育部師鐸獎。受訪者A擁有豐富的教師專業社群參與經驗，其中包含數個自發性以及非自發性的社群。

## 2.日本受訪教師

日本的受訪老師為兩位。一位受訪者（以下簡稱受訪者B）為愛媛縣某國小的在職教師，受訪者B為第一年任職教師。另外一位受訪者（以下簡稱受訪者C）為愛媛縣某國中的現職校長。受訪者C到目前為止，一共有32年的教學經驗，其中有大約28年擔任教師、2年擔任教頭、2年擔任校長。在整個訪談過程中，由於受訪者C的行程較忙碌，受訪者C未完整參與到整個訪談內容，因此大部分的訪談內容為受訪者B的回應。

## （二）資料蒐集方法

### 1.文獻分析法

文獻分析法是一種屬於次級資料分析的研究方法，依據特定的研究目的，蒐集相關的博、碩士論文、期刊報告、專書、網路資訊等相關文獻，經過分析後歸納、整理、分析。文獻分析可協助研究者達成以下功能：（1）顯示出該項「研究議題」的意義內涵，並藉由文獻分析建立起研究的可信度，使讀者認同。（2）藉由對先前相關研究的探索，明瞭其研究過程與方法，並以此為研究之立基點，加以探索。（3）整合並摘要相關已知的領域。（4）從過往之研究中學習，並獲取、刺激出新的概念（王佳煌等譯，2002）。

本研究實務面蒐集文獻方式，則是利用網路、書本、報紙、調查研究等管道，廣泛閱覽資料；並將有關研究資料，分類建檔成為本文的研究基點，再就本研究所欲探析的問題進行探索、分析。蒐集資料來源為有以下幾種，（1）台灣博、碩士論文與期刊，利用國家圖書館「台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華藝線上圖書館」，查詢論文名稱、摘要，查詢「教師專業社群」、「日本授業研究」等關鍵字，蒐集與研究架構相關之博、碩士論文或學術性期刊文獻。（2）與研究內容相關的書籍出版品。（3）研討會論文及學術研究報告。（4）查閱報紙、雜誌、網路等相關資料。

### 2.訪談法

此訪談為半結構式訪談（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所謂半結構式訪談又稱引導式訪談（guided interviews），指訪問者（研究者）在訪談過程中，使用有目的談話方式，但不需依據訪談大綱的順序進行訪問工作，是一種較開放的導引方式，目的在使受訪者處於輕鬆的訪談情境中。

### (三) 研究工具

#### 1. 錄音工具

訪談時使用電腦錄音工具紀錄訪談內容，並先徵求受訪者同意才可進行訪談與全程錄音。訪談過程中多聆聽受訪者講述論點，不要打斷其談話或搶著發言，要注意對談內容，掌控現場氣氛。除了錄音之外，亦可用筆記寫下重點，以便於事後參考。並在訪談後將之轉錄為文字資料，便於日後分析訪談內容及資料分析的編碼與使用。

#### 2. 訪談大綱

訪談大綱的擬定為使訪談內容符合研究目的與問題而設定，也提供受訪者對訪談有大概的了解，並事先思考回應的內容。主要詢問受訪者對是否(曾)參與社群，以及其運作方式、參加輔導團(領域相關)社群之意願以及社群對教師的意義。訪談以下列幾點作為訪談主要範疇：

- (1) 參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動機為何？
- (2) 所(曾)參與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運作方式為何(政府/自發)？以及其背後有何支持？
  - a. 所(曾)參與之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是否為政府所執行之社群計畫？若有，風氣為何？參與度又如何？
  - b. 是否有教師自發，以幫助為導向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若有，風氣為何？參與度又如何？
  - c. 指導單位、經費以及政府或學校的支持度，是否影響教師參與意願？
  - d.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是否有大學教授的支持？(如教授帶領國小教師精進)
- (3) 在參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時，所面臨到的困難為何？
  - a. 現今政策並未強制規定教師須定期修習專業課程或通過鑑定，對此您有何看法？
  - b. 參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需要教師花費精力與時間，您覺得能用什麼客觀的方式來檢視，參與此社群對學生學習促進的實際效果？
  - c. 您覺得教師個人因素或校際氛圍，是否對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運作帶來限制？
  - d. 您覺得進度壓力是否會影響您進行長時間的課例探究？
  - e. 您覺得大型學校與小型學校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主要的困難分別為何？

(4) 對教師而言，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意義為何？

a.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對於教師知能有何幫助？

b. 對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未來展望為何？

## (四) 研究倫理

本研究以觀察、訪談、文件分析等方法蒐集資料，需要研究者與研究參與者互動，在互動的過程中即應注重倫理的問題。黃瑞琴（1991）在《質的教育研究方法》一書中指出研究倫理包括：

1. 研究結果不得作為非研究用途（如評鑑、考核等），如在研究結束之後於學校代表見證下，洗掉錄音帶內容等。
2. 儘可能誠實以對，讓研究對象了解研究目的和性質。
3. 保持高敏感度，避免破壞研究現場的人事、結構與氣氛。
4. 要有感同身受的同理心，避免傷害研究對象。
5. 在研究過程與報告中，謹守匿名原則，確保資料不外洩。
6. 中立觀察、紀錄而不介入研究情境。
7. 必須在專業、知識、社會、研究對象、研究者本身等多重責任之間取得平衡。

因此，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考量到對研究對象的尊重及如實紀錄研究，研究者於訪談或紀錄前先徵求受訪者的同意，並表明來意；訪談或會議錄音進行反覆聆聽，以轉化為逐字稿，其中若有詞語不清楚之處，再與受訪者進行確認，以如實記載；為尊重所有研究對象，避免針對個人特質進行主觀意識描述，也將研究對象進行匿名編碼。而在研究過程中與完成後，皆有與焦點訪談對象共同討論研究內容與相關發現，也將本研究結果供訪談對象閱讀，藉以找出本研究疏漏之處，並檢視本研究結果是否如實顯示現場狀況。

## 肆、研究結果與心得

### (一) 研究結果

#### 1. 參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動機

(1) 臺灣方面：校長及大學教授的支持，成為受訪者參與社群之轉捩點

臺灣受訪者 A 分享了他參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動機和契機。他提到，會接觸社群的原因要回溯到唸讀研究所時，當時因為參與教授的研究團隊，因此對於不同的教學法有更深入的了解，並透過觀摩其他老師的教學，而產生想更精進自己教學方式的想法。此外，受訪者 A 認為，在他教學生涯第十年時的轉折，也是他參與社群的重要契機。

當時學校迎來了一位支持課程改革的新校長，校長自願性接下帶領該縣市輔導團的任務，這也才讓受訪者 A 有機會接觸輔導團，進而讓受訪者 A 在教學專業知識有所成長，並進一步開始參與教師專業社群。

## (2) 日本方面：參與動機在於提升教學，讓學生開心並易於理解課程

日本受訪者 B 分享了他參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動機。他表示，參加這些社群的主要原因是希望能夠創造令學生開心的學習環境，並設計出讓學生容易理解的課程。他希望透過教師專業社群的互動和學習，提升自己的教學能力，以滿足學生的需求。

## 2. 政府推行及自發性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運作方式與教師參與意願

### (1) 臺灣方面：政府推行之教師社群雖限制較多，但對於偏鄉學校有幫助；自發社群提供較自由彈性的學習環境，參與度較高

臺灣受訪者 A 指出，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是一個具有持續性的團體，為教師提供了一個支持性的環境，使教師們能夠自由分享教學策略、挑戰和案例分享。在臺灣，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運作方式有藉由政府推動執行的，也有自發性組成的。受訪者 A 提到，過去臺灣政府所推行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其組成目標不限定要與學科內容相關；而現今臺灣政府則規定在學校的社群主題要與學科內容有相關。

政府所執行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計畫，雖然背後有政府單位支持，但有時也可能因為學校有申請經費，而教師被強制要求參加社群，因而失去自主選擇的權利。受訪者 A 認為，非自主性參加社群效果較不佳，因為由上而下運作的社群可能會因為有名額限制，導致教師參加自己沒興趣的社群。然而，受訪者 A 也提到，由於在偏鄉地區交通相對不便、教師人數也較少，因此邀請專業人士到校指導的機會也不多。受訪者 A 表示，自己所在的縣市政府在檢視偏鄉地區的需求後，也邀請受訪者 A 結合教師自發性社群的運作方式，定時到偏遠學校去協助該地區的教師進行專業精進，確保偏遠地區的教師也能獲得良好的專業發展與成長的機會。

相較之下，教師自發社群的風氣和參與度較佳，具有凝聚力、合作精神。受訪者 A 認為由下而上的自發性社群效果較好，教師在這樣的社群中可以彼此學習、請教，且不受繁雜的形式流程限制，專注於教學。參與自發性社群的教師動力十足，雖然沒有經費支持，但也免去相關申請程序。此外，自發性社群參與意願高，教師們會利用假日和課餘時間聚會，共同分享、討論與精進。參與者也更能自由選擇參與的社群，並在不符合期望時可以自行選擇退出。

**(2) 日本方面：政府推動的教師社群系統性強，但強制性降低參與意願；自發性社群靈活多樣，激發更高參與度和討論深度。**

日本受訪者 B 表示，由於他是第一年新進教師，尚未參加過政府計畫，不過將在暑假期間參與政府所規定需強制參加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日本政府推行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會針對新進教師，安排在第一、第三、第五和第十年進行持續的研修，並且每月設定目標進行培訓。日本政府會請優秀教師來指導新任教師，內容涵蓋學科相關的科目訓練，如數學、外語、自然、社會、音樂和美術。受訪者 B 表示，這些計畫的氣氛有時會讓教師感到生硬，且因其強制性可能也會降低教師的參與意願。

然而，在自發性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中，通常會由教師們自行組織，挑選一個單元，與不同年級、學科和學校的老師們一起討論如何改進教學方法。受訪者 B 目前所參與之社群是從他唸讀研究所時期就加入的，一直延續到他成為正式教師。受訪者 B 表示，會參與此社群是因為先前收到教育研究中心或大學傳來的郵件，邀請學生及教師們參與，共同研究教學改進的方法。這些社群組成多元且人數不多，每次約有 20 至 50 人參加，不強制每次都必須出席。此社群通常在每個月其中一個星期六進行，地點在大學，由大學教授組織和支援。受訪者 B 認為，此社群中的討論方式很多元，像是會以匿名方式在白板寫下想法，避免赤裸裸地指出個人意見，以刺激更深入的討論。而大學教授會站在與教師們平等的位置上共同討論教學方法。此外，教授們也會提供研究上的協助。這些社群的活動氛圍讓受訪者 B 感到開心且放鬆，雖然每次參加的人數和成員組成都不固定，但參與者通常都能從中獲益。

而在受訪者 C 所屬的學校也有自發性的社群，不過由於校內只有 10 名教職員，所以幾乎是全體一起參加，有時候也還是會分學年或分學科進行。受訪者 C 也希望能在工作的時間內進行授業研究的討論，但是老師們在下課後仍然有很多班務要處理，常常無法在表定的工作時間內完成所有工作，這造成日本教師經常超時工作的狀況，成為一大問題。

整體而言，無論是自發性還是政府推行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都是為了提升教師的專業能力和教學水平。然而，自發性社群因其靈活性和非強制性，往往能激發更高的參與熱情和討論深度，而政府推行的社群則因其系統性和全面性，提供了更有結構的培訓和指導。

### **3. 參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時所面臨之困難**

**(1) 臺灣方面：教師參與專業社群面臨外務繁多、找尋集會地點不便及強制性參與等困難**

臺灣受訪者 A 表示，教師在參與專業學習社群時面臨著多重困難。首先，教師若擔任班導，經常因為外務繁多，導致心有餘而力不足。其次，社群活動若安排在非上班時段，要找到合適的地點成為一大挑戰，因為在學校內討論能方便使用教材和設備，但若移至校外，教師需要自行攜帶相關資料和設備。再者，討論地點若在公共場合，會受到旁邊顧客的影響，降低討論成效。

在政府所推行的社群方面，若校方因對學生學習成果有壓力，強迫教師參加精進社群，可能會適得其反。有些教師會因為未選到感興趣的社群，可能整學年僅掛名在社群，並無實際參與社群運作。

然而，在自發性的教師社群方面，受訪者 A 指出，雖然此類社群都是尋求志同道合、有意願的教師共同組成，不過，若是需要安排跨校互相觀課時，也會面臨時間調配上的困難，因而不易實行。在個人因素方面，受訪者 A 表示，曾遇過有教師參與的目的僅為取用社群提供的資料，而非真心學習，這對維持社群運作品質將是一大挑戰；在學校因素方面，若校方限制外校人員進入學校，則會對自發性教師社群的運作上帶來不便。

此外，大型學校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數量多且主題多樣，教師可根據興趣選擇加入；不過，要調配各年級教師可以共同參與討論的時間就會較不容易。然而，小型學校的社群因為教師人數較少，往往不能以年級為主軸，只能以學科為主軸共同備課。

## **(2) 日本方面：政府依不同階段有強制研修要求，對於新進教師受益較高，但對於經驗豐富的教師意義較小**

受訪者 B 表示，在參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時，他通常不會面臨時間上的困難，因為聚會會安排在工作以外的時間。雖然有時他可能會覺得工作量增加，但這些活動帶來的成果和激勵往往能夠幫助他重新獲得幹勁，從而克服這些困擾。

不過，受訪者 B 也提到，日本政府強制所有教師、校長和教頭定期參加教研中心的固定研修課程。新進教師在前 1、3、5、7 及 10 年都需要固定參加研修，隨著年齡增長，研修頻率會減少，改為每 10 年一次，但仍有強制性要求。對此，受訪者 B 認為，對於剛入職的教師來說，參加這些社群活動有其重要性，能有助於快速提升專業技能。然而，對於已經擁有豐富教學經驗的老師，特別是已經五、六十歲的老師，這些活動的意義可能相對不大，因為他們已經掌握了大部分的教學專業知能。

受訪者 C 則表示，他通常會鼓勵老師多參加這些活動，因為這能引入新的教學理念和方法，促進學校整體教學水平的提升。不過，受

訪者 C 也提到，即便他是校長，他們與老師是平等的夥伴關係，希望一起走過這段學習之路，而非上對下的管理關係。

#### 4.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對教師的意義及未來展望

##### (1) 臺灣方面：

##### a. 教師社群促進成長與互助，即使曾被強迫參加，卻有意想不到的收穫

臺灣受訪者 A 指出，參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不僅能讓教師在教學上做出創新與改變，也能從成長過程中獲得快樂，增強了他們對教育工作的熱情和投入，藉由社群活動交流，許多現場教師都感受到進步與專業性的提升，是很有成就感的。透過集結不同領域的老師，彼此可以在教學上相互啟發，從不同的切入點發現待改進的地方，同時，社群是一個互相扶持的團體，讓教師在需要幫助時可以彼此支持。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對教師而言，除了在學科領域上帶來幫助，集結有豐富教學經驗的老師們，能夠提供不同的詮釋和見解，對於教師在班級經營上也有相大的助益。受訪者 A 也強調，參與社群讓教師能夠站在學生的認知角度思考教學，並在實踐中獲得良好成效。以其自身經驗為例，即便過去曾受到校長強制規定而參加社群，受訪者也在參與後得到意想不到的收穫，因此對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改觀。

##### b. 期望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成為實質的教學平台，促進專業成長，跨代間的互相學習

對於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展望，臺灣受訪者 A 提出了幾項重要的想法。首先，受訪者 A 強調社群不應該僅僅流於形式，而是應該成為幫助教師教學、互相成長的契機。這意味著社群應該是一個實質性的平台，能夠促進教師間的互動和學習。其次，受訪者 A 也期許臺灣的教育能夠走向日本的授業研究模式，將教學視為一種天職，並透過不斷的探索和實踐提升教學水準。此外，受訪者 A 也提到了創造資深老師與年輕老師互相學習的機會的重要性，例如，年輕老師可以向資深老師請教如何應對課堂管理、學生互動以及解決突發問題等教學相關經驗；資深老師也可以向年輕老師學習數位能力、外語能力等。最後，受訪者 A 指出，隨著科技的進步，社群不再受場域的限制，可以透過線上進行。不過，受訪者 A 也強調，如果時間允許，實體交流仍然是較好的方式。

##### (2) 日本方面：校長希望減少強制規定的研修以減輕教師負擔，教師則期望增能活動能更具實用性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對於日本教師具有重要的意義，主要體現在促進教師專業成長和教師間的合作。這些社群為教師提供了持續學習的

機會，使他們能夠分享經驗、學習新知識並提升教學技能。透過這些活動，教師可以獲得不同領域的見解，進而改進自身的教學方法。

然而，受訪者 C 對於教師的專業發展有不同的看法。他希望減少強制研修，並建議教師在工作時間內完成必要的工作，避免將過多的研修安排在工作以外的時間。受訪者 C 表示，研修數量過多會增加教師的工作負擔，且教師經常超時工作，這是目前日本教育系統中的一大問題。他也希望能夠調整研修安排，讓教師每日能在下午四點三十分之前結束工作，減少過度的工作壓力。

對於教師而言，過多的研修會讓他們感到疲憊和壓力，受訪者 B 希望未來能有更多的時間專注於自己感興趣的學習內容。受訪者 B 也期望未來社群活動能夠變得更加靈活和實質，避免僅僅形式化的要求。他希望能夠保持工作與學習的平衡，便能參與更多有意義的學習活動，以促進自身的專業成長和教學質量的提升。

對於教師專業社群的未來展望，受訪者 C 提到希望社群能夠參考老師們的興趣及需求，提供更實用的學習機會，並改善現行的研修制度，以減輕教師的工作負擔，促使教師能夠更享受在教學和學習的過程之中。

## (二) 研究心得

### 1. 吳佩蓉：

第一次寫跨國的訪談研究報告，覺得十分有挑戰性。首先，在撰寫前需要先大致了解日本與台灣的小學教育。有了初步的認識後，再去嘗試用中文及日文的關鍵字查詢文獻。在查詢文獻的過程中，有時會花很多時間後才能找到我們需要的內容。而我們要靜下心來，像是挖礦尋寶一樣，從各篇文獻中找出那些外表看似樸實無華、內在卻閃耀動人的文獻內容。搜集好各篇文獻的重點後，就要來順邏輯。每當邏輯順一順後，總會發現某些內容不足，或是有些可以挖得更深的地方，造就更大的內容更動。雖然每次在大幅修改時內心會不安，但是相信有方向的修正會比停滯不前還要更好。

在台灣做了事前調查後，到了日本做訪談。這是第一次需要用日文講那麼艱深的內容，而且在訪談的過程中，我發現如果把書面的文字一字不動的變成口語說出來，就有可能會讓對方聽不懂、或是一次問太多問題。因此，我覺得本次訪談最艱深的課題是，如何用日文講一些學術相關知識以外，更難的是在消化完所有學術知識後，是否用平常時會用到的文法帶出專有名詞、問題是否有高度的準確性、問法是否沒有誘答性、問句是否簡潔明瞭。雖然還有很多可以再做的更好的地方，但透過此次研究，不僅加深對於自己的肯定，更能幫助我在未來再次做跨國研究與訪談時，有更明確的方向可以改進，邁向更光明的研究之路。

## 2.吳思嫻：

這次的跨國訪談研究報告是我的初次嘗試，雖然過程繁雜、困難重重，但每一步的挑戰都帶來了成長與收穫，最終順利完成報告，內心的喜悅難以言喻。台灣與日本的國小教育在許多方面既有相似之處，也存在差異，從文獻分析、研究問題設定、訪談準備，到實際訪談中的應對進退、最後分析台日教育的研究結果並撰寫成報告，整個過程堪稱一段深刻的學習旅程。

在這期間，我投入了大量時間進行討論，不斷調整方向，克服了語言障礙，尤其是在台日雙方對於專有名詞的不同說法上，有時感覺一切變得混亂，甚至一度陷入困惑。然而，幸運的是，在老師與組員的共同協助下，逐漸理清思路，找到了解決問題的有效方法。這次經驗不僅讓我學習到許多寶貴的技能，也為未來的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此外，這次研究加深了我對教育議題的興趣，讓我更加明白跨文化交流與比較研究的重要性，我認識到面對未知的挑戰，只要勇於嘗試並尋求支持，最終都能克服困難，獲得寶貴的成長與啟發。期待未來能夠再度深入探討此類教育議題，進一步提升自己的教師專業知能，為教育界帶來更多貢獻。

## 3.徐育慧：

對我而言，這次的訪談報告是一項蠻困難的任務，因為過去沒有做過跨國的訪談報告的經驗，同時也擔心訪談對象要如何尋找、訪談過程中出現語言不通要怎麼辦等問題。不過瑞璇老師告訴我們，他會一步一步帶著我們做，並且會幫我們把臺日的訪談對象安排好，也會幫各組分配翻譯的老師或同學，老師用心且細心的安排，讓我安心了不少。

一開始我們與智康老師和瑞璇老師在課堂中討論過後，我們便決定了這次訪談報告的主題：臺日小學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探究與展望——以臺灣苗栗縣、日本愛媛縣為例。接著我們就開始尋找和臺日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相關文獻。在經過好多次和組員們的線上開會討論、修正內容後，我們分工合作將書面報告完成，並開始著手將中文的訪談報告製作成英文的簡報。接著，在學校預講後，依照老師、同學們給的建議，再進一步做發表前的最後修正。

我想，正因為有這些事前精實的準備，也才讓我們到日本參加國際研討會時，有更深厚的底氣能大方地站上台，分享我們的研究報告吧！此外，除了報告臺灣的研究結果外，我們也對日本的一位校長和一位老師進行訪談，進一步蒐集日本的訪談資料，再將臺灣及日本的訪談資料整理，寫成最終的訪談報告。

我覺得我非常幸運能有機會和我的組員們合作，我的兩位組員的學習態度都很認真、積極，而我也跟著他們的步調把事情一件一件完成。思嫻擅長將任務事前規劃、分配好，做事情非常有條理且有效率；佩蓉則是個細心的女孩，而且英文、日文都講得很流利，也特別感謝佩蓉花了許多時間在查詢日本文獻，以及翻譯日本訪談與逐字稿，這也讓我們的訪談報告內容更完整！在和兩位優

秀組員的合作之中，我也在他們身上看到許多值得學習的地方，我也會帶著同學們帶給我的「寶藏」，繼續在未來的學習生涯努力。

這次的國際教育課程即將進入尾聲，但這絕對不會我們所有人情誼的終點。在這段旅程中我們共同經歷的點滴，將成為我們彼此之間牢不可破的連結。雖然在參與這門課的過程中，好幾度我都感到自我懷疑，覺得自己除了要努力把研究報告完成之外，還要兼顧學期中的課業以及參加暑假參加史懷哲課輔的課程與事前準備等瑣事，我常常問自己我真的能順利把這些事情都完成並且做好嗎？這些疑問我現在也得到了答案，是的，我可以做到！除了感謝自己盡力克服困難，也要謝謝瑞璇老師時常關心我的狀態，以及同學們之間互相給予的加油打氣，才讓我有更多的動力把事情都完成！很感謝有這個計畫，除了讓我證明自己可以做得很好之外，也讓我有機會能打開國際視野，更深度的了解、體驗並且感受日本的生活步調與教育文化及模式。這些難忘又寶貴的經驗我將永遠珍藏在心中，我也相信這些美好的收穫必定有機會能運用在我未來的學習以及工作之中！

## 伍、參考書目

吳俊憲 (2010)。教師專業社群的理念與實施。靜宜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實習輔導通訊, 9, 5-7。

吳俊憲等 (2018)。教師專業發展新取徑：學習共同體與翻轉教學策略。臺北市:五南出版社。

林思騏、余秀英 (2021)。以跨學校、跨領域素養導向引入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運作之探析。臺灣教育評論月刊, 10(5), 43-47。

崔雅娟、張郁柏 (2021) 傳統填鴨考試改得掉嗎? 「素養教育」的困難與關鍵, 取自 <https://www.lepenseur.com.tw/article/554>

張新仁、馮莉雅、潘道仁、王瓊珠 (2011)。臺灣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啟動。教育研究月刊, 201, 5-27。

黃郁倫(譯) (2018)。邁向專家之路:教師教育改革的藍圖。臺北市:高等教育出版社。(佐藤學, 2015)

黃政傑 (2021)。開啟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未來。臺灣教育評論月刊, 2021, 10 (5), 頁 01-08。

Lin, T.B., & Chen, P. (2018). The Inception of a Curriculum Leadership Development Program in Taiwan: Rationales and Designs. *Chinese Education & Society* .51(5):324-336.

Neumerski, C. M. (2013). Rethinking instructional leadership, a review: What do we know about principal, teacher, and coach instructional leadership, and where should we go from here?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Quarterly*, 49(2), 310-347.

The Great Schools Partnership (2014.3.3). 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y. The Glossary of Education Reform. Retrieved from <https://www.edglossary.org/professional-learning>

新谷, 龍太朗 (2015)。教師が学び合う学校組織文化における「型」の研究 :日本と米国の前期中等教育の比較。大阪大学。博士論文。 <https://doi.org/10.18910/51866>

熊谷慎之輔・藤井裕士。「専門職の学習共同体」としての学校の実現をめざしたカリキュラム・マネジメントに関する基礎研究。岡山大学大学院教育学研究科研究集録 第 172 号, 2019 年, 1-9。

千々布 敏弥。授業研究とフ□ロフェッショナル・ラーニング□・コミュニティ構築の関連-国立教育政策研究所「教員の質の向上に関する調査研究」の結果分析。国立教育政策研究所紀要 第 143 集，2014 年，251～261 頁。

織田泰幸。「専門職の学習共同体」としての学校に関する研究：DuFour PLC モデルの理論的検討。三重大学教育学部研究紀要第 67 卷，教育科学，2016 年，257～275 頁。

福畠，真治，佐々木，織恵，大庭，梓，栗田，晃宏，2017，<共同研究>専門職の学習共同体（PLC）の構成要因に関する検討：東京大学大学院教育学研究科学校開発政策コース，109～132 頁。

## 陸、附錄訪談逐字稿

### （一）台灣逐字稿

採訪者：老師您就是曾經參與的社群運作方式是怎麼樣？然後是由政府來就是主導的嗎？還是有自發性的？那背後有什麼樣的支持？

受訪者 A：那我先講一下，這個所謂的教師社群，是在幾年前，大概十幾年前吧！那時候臺灣突然間要鼓勵老師們成立社群，只要幾個人都可以成立社群。所以，那時候的成立社群是非常的自由，比如說：你想要學泡茶，就幾個喜歡泡茶老師可以去組一個社群啊，就是做泡茶的。好，你喜歡插花，就類似任何吃喝玩樂都可以。可是那時候也是有經費，是不多啦，就是就是有經費，可是幾年之後呢，這些東東就銷聲匿跡了就變成只能跟教學有關的。現在目前還在運作，就是我們剛剛上次講的那個「精進計畫」就是教育部的精進計畫，裡面他有讓各縣市可以就像是傳給你 ABC 那個，那個我們這次，我上次給你們看是苗栗縣的，當然沒有強制每個學校，就像剛剛講臺灣，他沒有強制每個學校要做這件事情。但是如果學校一般都會利用，就是他們的學校會議的時候來提出，就是還沒下學期，我們學校要不要申請社群啊，好那現在因為可能已經變關係一個學校，要看學校大小，像比較小學校，就是可能只有 2 個，啊不能太多的社群，那一般如果校長的主導性會蠻強，就是好，要申請的話，他們就是主任會就請問老師們會做哪方面，一般都會以學科為主。現在，好學科為主，比如說國語、數學啊，或是有些是英文，有些還會加上現在那個數位的。它數位的話，它主要是數位融入教學，這樣子的可能也有，那呢這樣子的話就會變成有一點點的強制性。只要學校 A 校的校長說要他們，A 校長覺得要辦，他就會請主任去跟老師們講說好，我們學校可能要申請哪些社群，老師們你們自動去找一個社群，找一個社群，那這個社群呢常常會在什麼時候進行呢？因為現在是社群，絕對不是只有一次的研習，是持續性的嘛，所以國小一般都會利用週三下午。禮拜三的下午因為沒有學生都不在學校，那老師要上班，就會利用那個時候排，排進這些相關的研習或者是社群，如果說，需要我們學校，呢最近就是呢社群，到比如說我們有分國語跟數學組，那只要如果是我們在進行國語社群的老師，那一週就要來參加，數學就不用。以前是不管國語、數學們都要在這，等於是就研習了嘛，所以現

在我覺得像我到很多學校去幫忙帶領他們的社群，就是比如說我去某個學校，它是一個就是一學期大概有 3 次吧，一年就有 6 次，我要去帶著他們做一些他們的一些的需要的社群發展，那我就會帶著他們在外聘，其實我是講師去帶著他們，那當然也沒有全校參加，他們就會比如說這學期呢這一年呢，比如說一個年級有 2 個班級，這學年呢就是甲班的參加數學的，乙班參加語文的，然後明年呢再交換，其實這是類似這樣子的。 / 可是不管你是呢在哪一種社群，我覺得啦只要是學校呢學校說要辦的，這種都是比較被迫的，我覺得這樣子呢社群我覺得效果我覺得沒有很好，我個人覺得啦！當然也不是說也不好，但是我更喜歡的是剛剛有提到就是說由下而上的，就是自發性的組成社群，我覺得那個會更有成效，那各位可能不太清楚，像我們現在很多老師也是很多年輕老師也是，他進來的時候，他可能就是覺得他在教學經驗不足嘛，所以他在那個學科養成，那個就是他在大學修的那個教材教法堂數也不夠，所以他比較沒辦法掌握教學的時候，他就會主動的去邀一些老師就說，哦老師我可以跟你學習嘛？或者怎麼樣他們也許是呢不敢嘛，所以成立社群就會說啊我們回到你的班觀課或是可以請教你啊，慢慢的他們就會成立社群，那成立社群的時候，這樣子由下而上，一般都不會我們就不會去什麼要寫計畫、要申請經費這些，都不用，反而是可以免去那些形式的雜事，可是他們實際上運作了就是就是那種所謂的社群，他們也是固定的時間，比如說我好幾個假日社群，都是都是老師自發的，那樣子假日因為只有我有假日的時候，你身邊沒有學生在旁邊，如果是你今天利用共同不排課的時間，可是也不可能全校，就是這個數學老師這節課共同沒有課啊，所以就比較難，那我，像我去，我剛剛講我去有些學校幫忙的，那是因為他們行政上需要這樣做，所以他們會刻意的把這幾個老師，比如說我去某個學校是固定禮拜五去，所以我一個月會去一次，那他們就會刻意把禮拜五的下午，他們就空開來，好幾個老師同時就是排科任老師，那這個就是呢這個就是比較有行政支持的話，他就必須要做這樣子的東西，那老師們就是只能是在課堂上去作業，但是這時候你的學生還在學校，因為只是有科任老師在上課，雖然有科任老師在上課，可是你畢竟是導師，我想所以每次到中間下課的時候，他們就馬上回去教室看看，怕到時候班上會有什麼問題嗎，我覺得這樣子反而會就是有後顧之憂，可是如果是假日的，像我們這樣或是假日或是下班後的，像我參加，我現在帶領很多的社群就是老師們自發性的，有假日的，也有晚上的，甚至以前就還什麼「麥當勞場」啦什麼「路易莎場」的，他們都會幾個人聚在那邊，那我們也不用什麼叫什麼經費，反正就是你去那邊啊，你就是用餐就自己付費啊，然後或者說也不用餐也沒關係啊，那就是大家就是但是在那邊絕對不是聊天，那我們也會就是比如說像我這樣我帶著社群，就是數學社群嘛，那可能來的老師他們就會因為年級不同，就會有不同的團隊啊，或者是呢像我最近有一個六年級的數學的，是一個大概四個老師，那我們都會在麥當勞啊，他們就會把教學的問題帶到那邊去，那這樣子運作方式，我是覺得說只要是由下而上那就是自發性的，那自發性意願才高，那相對如果是學校是由上而下，說啊你一定要選一個，那當然你選的也是有時候你想要選一個，我很想選某個社群，這個社群因為滿了，你就沒辦法進去，你只好又到一個你第二選項的社群的時候，那當然這個這個興致就會沒那麼高。那還有一個就是，剛剛講說這樣子的社群的效益好不好，我覺得我們現在是教師的教師社群嘛，那一定是跟教學有關嘛，那教學對象一定就是孩子嘛，那我們就看小朋友到底有沒有進步，其實我覺得像我現在目前的幾個，我剛剛講的那個晚上或是假日都是跨校的，那跨校的其實我覺得這樣也是很好，彼此這樣子，那現在要回到就是說要怎麼看待孩子到底有沒有改變，而不是說啊我想有改變就相信，所以就是這個教師社群，常常會有觀課，就是說比如現在有 A 校的老師，他觀課一定是要在有學生的時候嘛，不可能在晚上嘛，他就會在我們平常討論的時候，就說欸我哪天我想來做這節課，那你們可以過來嗎？那過來的

話，這時候我自己學校我有班啊，這時候就要想辦法，必須要請假，那就看，現在請假不是那麼簡單的因為有些校是不放人的，所以呢我們有時候就會比較，像我現在是因為他們的就像上次帶著他們去討論嘛，所以他們就比較呢就是我比較有可以出來，我就會到他們教室去看他們的課室，或是有些是說不能到那邊看，他們就會錄影下來，到時候然後我們在共備的時候再來，就是在共備之前他就會傳到群組啊或是雲端上讓我們其他的老師先看，然後到了我們實體見面的時候，我們才會再根據學生上課的表現，然後我們再做後續的那個討論。那如果是說我們這個團隊是同一個年級的話，常常我會做一件事情，比如說我們有 4 個人都是教同一個年級的數學，那我們討論的時候可能 A 老師他先教了第一節課之後，他的教案經過討論之後再教完之後呢再修正的時候，B 老師就可以再繼續教，然後看看那個到底學生的反應或者學生表現有沒有不一樣，我覺得這些對我來講是意義比較大的。我覺得雖然沒有被挹注，但是我們也免去了很多去就那些經費申請、其他的那些表單的事情，所以像臺灣類似就我周遭類似這樣的，真的有很多，比如說我有一個老師，他任教才第 5 年，他常常假日就會來我們學校，啊就會找我們一起共備，結果那天我發現，原來他自己在他們學校，也是利用他們下班的時間也是找他們去幾個年輕老師或是代課老師，因為那個老師是正式，啊代課老師跟著，帶自己帶著他們自己學校老師在備課，這個也是他們自發性的。我覺得這樣子很棒啊，我現在講就是說，你問我我有沒有參加過，我有參加過，而且我常常就是會去帶領他們的，就是社群的那個呢什麼負責人叫什麼名字，叫召集人，社群的召集人，政府會知道我都有參加那這樣子。

採訪者：那如果輔導團的話，他跟老師剛才提到的，是屬於政府性的這種嗎？

受訪者 A：對，輔導團，它是說比如說，他要入校去輔有沒有，那種比較不像是社群，大概比較是像是那種研習。我認為社群是一個有長期性的，至少一年吧，像我們在政府的那個，剛剛講的精進計劃那個，它至少一年要六次或是八次，就是上學期 3 次、下學期 3 次，然後你要有呢，比如你每次要有一個主題，你要寫上去，你要進行什麼，然後可能要外聘講師啊，那這些都要做，那你剛剛講到輔導團，那他只是到校去服務，那可能只是一次，就是一可能在我在我輔導團很多任務嘛，可能我這次是 A 校，下次校 B 校啊，那只是 for 他們下午的週三研習，禮拜三沒有課，需要去排一些研習。

採訪者：這樣子老師那您會覺得就是這個輔導團，這個題目是就是比較不適合放在這邊問嗎？

受訪者 A：輔導團是每個縣市政府它底下的那個推動的，那我今天剛好問到這個問題，我順便講一下好了，我們今天我們的那個，我們苗栗縣國小數學輔導團，因為我是輔導員嘛，那剛好今天我們參加縣內的，我們這個輔導團在縣內的績優輔導團的甄選，所以總共全縣有 6 個輔導團，那輔導團，其實輔導團不是只有學科輔導團哦，他有那個什麼本土輔導團，也有什麼兩性的，也有那些議題啊，我們就一些議題的嘛，那些性平的那些都有，都有那呢他們做的事情就是呢，我今天聽到那個評審說，現在好像輔導團是在各個各個縣市裡面聽說好像要納入法規，我今天第一次聽到，他也稍微講說政府在研議，所以我覺得這個跟我們講的社群是不太一樣。

採訪者：好，謝謝老師！所以老師您是覺得就是如果是政府的方式去發起這個社群運作的話，可能就是相對於老師們就是他們可能會沒辦法依照自己真正的喜好去做選擇，所以相對參與度可能就會比較沒有這麼好。

受訪者 A：我覺得政府他立意是良善的，他只是說鼓勵老師們可以做，可是有些是校長就是好啊，就申請！尤其是有些學校的那個學習表現沒有很好，因為你也

知道我們今年臺灣，以前我不知道以前你們念小學的時候，有沒有做那個什麼，不是會考，那個什麼學力檢測，現在全國都在做學力檢測，國小都在做 5 月份，所以像我們還要評比，然後各縣市都會去把平均弄出來這樣子，就以前教育部是不不太贊成這樣，可是後來像現在越來越多，像今年就有 15 個縣市，他沒有全國沒有強制，啊那像比如說我們苗栗縣就是 3 到 6 年級都要考，那新竹市他們其實是 3、5 就是各縣市啊，甚至有些縣市不要參加也可以。很多校長會希望成立，因為比如說，苗栗縣就比較保守嘛，他們就認為說，啊常常就是什麼那個會考啊，或者一些學測都在全臺灣排名，排名幾乎都在後面嘛，所以當然議會就會對那個縣長啦，就是說哎你怎麼花那麼多錢，所以縣長就會給校長壓力呀，校長就會給老師壓力，就要讓孩子們就是要把成績提高嘛，所以很多校長可能也是因為在這個壓力壓力底下，他就說好吧，那我們就申請社群啊，請專家學者近來帶著我們一起成長，那如果是老師彼此有共識，像我到很多不同的學校，我覺得偏鄉這個是個比較好的，為什麼，因為偏鄉在山上，然後他的人又就要下山，也不方便，他們老師平常要參加什麼研習也是路途遙遠，如果有這個一個社群，而且不是一次，是長期性的，就是一年至少有 6 次的話，那這樣子的話他就可以，雖然我們不同年級，可是我們可以輪流嘛，他就說雖然我在，他們會用年段啦，比如說我去的時候，可能這次是中年級的，下次就排高年級的，那他們來也是只有 2 個人而已，他這 2 個人，他們 2 個再加上我，他們就可以把問題提出來，然後他們現在這樣的社群我覺得還不錯，就是他們除了討論他們學生的問題之外，他們會找出教學的困難點，然後他有時候會請我利用那個時間，那就是那一次的社群，我去教學，教他們的孩子，讓他們就是看孩子學習狀況，然後呢教完的時候，不是教完就算了，教完我還會講課，還會討論欸剛剛我教的時候，他們看到什麼，或者我為什麼這樣設計，然後有些老師是他覺得哎他有感覺，他覺得那老師下次換我來我教，你來看我教怎麼樣，我覺得這樣就是一個很棒的一個老師的進步啊，所以我覺得政府的這個這個利益的良善，我覺得應該是站在這邊，只是要看學校的形式啦，如果說比較大校的，他可能會弄的很多的社群，但我知道有些學校的校長也是很開明的，他就不會強迫說你學校一定要，他說好，老師們如果你們要申請，你就去找找你們志同道合的朋友的老師，然後就跟我們的主任講說你們想要成立什麼社群，然後把相關的表件交上來，比如說，可能有些人對那個呃就是呃每一個什麼剛剛講那個數位方面的可能很有興趣啊，他們不一定要相同的科目啊，他們就是欸我們可以用用哪些數位的軟體來融入我們的教學，但這時候裡面可能有國語有數學的，我覺得這也是不錯，那這樣他就會跟校長說啊，我們想要什麼時候，那這樣當然學校有主動老師主動要參加，那個校長一定會支持吧！支持的話，那禮拜三下午那他們如果是學校有其他的研習，就會特別排開，不會跟他們那個社群衝突這樣子，我就覺得是這樣子。就是目前我看到的，如果由上而下的比較，我覺得沒有自發性的那麼有效益啦。

採訪者：嗯，對，就是還是要看，就是學校的風氣或者是訂定出來的運作的方式而定。那老師，您就是覺得，應該說您是否曾經有參與過的社群是有大學教授的就是帶領去運作的呢？

受訪者 A：我們有時候自己，我們成立的，就是我在校內成立的社群啊，就比如說呢，比如說剛剛那個，就是由上而下那個，也許就自己選，我們曾經就是，我們幾個語文老師，就會覺得談，我覺得語文也需要，就就會成立社群嘛，我們就想方設法去找，找外面的師資嘛，就比較在這方面有專精的可能。我們也會找一些輔導員，我們曾經請到當時的新竹教育大學的教授，因為我跟他蠻熟的，他本身我們就有參加他的一些研究團隊嘛，所以他就呢，我們需要，需要他就過來啊，就他們也有啦，但是我們大學教授就比較少，一般會找一些比較在現場教學比較有，就是呃就是他比較有代表性的，因為教授來的話，有時候談的是比較理論的東西，所以

我們覺得，就我的經驗裡面，大學教授是有，但是不是那麼頻繁這樣子。

採訪者：可能是輔導員

受訪者 A：我覺得是那，就是應該這樣子說，比如說我們學校有個語文社群，我們可能會請一些附近的老師，我們這還有剛剛講的輔導員，而大學教授，就是說我那外聘老師不會，比較不會單一一個人啊。也不一定啦，像我去很多學校，我就是從頭到尾都是我，六次都是我，也有這樣子的，那我們學校可能也是因為教授不可能六次都有空啊，對不對，所以就要看，要看呢，就是呢對對象來，像我，而且還有我，如果是我去很多學校，這個時候，他們應該大部分都不是排在禮拜三，我剛才講偏鄉，他們說因為禮拜三幾乎都，我，我，我就是已經滿了，就沒辦法去他那邊，而且一般是比較多學校也是研習。所以他們會利用，很多學校，就會利用禮拜五下午，為什麼用禮拜五，因為禮拜五下午，中年級以 4321 的這 4 個年級都下午都沒課，所以老師們就會比較有空在學校，那他們就會安排這一天進行他們的教師專業社群的那個會議。

採訪者：那老師就是您覺得如果就是教授來帶領就是會有一些理論性的東西，就是在裡面跟我們請有在小學實際的、教學現場裡面的輔導員來，帶領這個社群，兩者會有什麼樣的不同之處嗎？

受訪者 A：我覺得應該算是，如果是 6 次的話，那我們可能大學教授來，可能是 1 次到 2 次，其他可能是比較就是現現場老師嘛，那因為我們是希望就是說教授他很，他可能比較理論上面是很行的，那我們就想說，他可能存在一些理論，然後到時候打起來，那個現場老師來說，那就是不會純理論啊，還有實務，理論跟實務啊都有啊。

採訪者：所以通常可能就是交錯的，就是不會是同一個人然後一直這樣領導下去

受訪者 A：像我是輔導員我，我在在山上，因為可能也很少人想上去吧，所以我我就會 6 次都是我啊。

採訪者：了解謝謝老師老師！

採訪者：那接下來就是在就是困難的部分，想要詢問就是您在參與這些社群的時候有面臨到什麼困難嗎？

受訪者 A：好，那如果說你在這個學校，校長是很開明，說 OK 啊晚上你們留下來啊，沒我先講那個自發性的好了吼，自發性的困難就是因為我們是在假日或晚上，所以我們地點的選擇就會有一點點的困難。關係啊，那個保全我們就把那個交給你，你動手你設定就好了，那這樣是最好，我們就可以在學校這樣子討論是最好的。不管是假日還是晚上，是因為我們的所有的教材，都伸手就可以拿到，我們去印東西、要什麼，我們要大屏、要投影都可以用，如果是我們在外面的話，就只能靠筆電筆、電話，然後外面麥當勞，外面又有很多的旁邊，坐著其他的那個就是顧客，在那邊就會覺得有點怪怪的，啊是沒有辦法我們才會到外面。所以我們的困境就是說那種自發性的，晚上或是假日的，因為學校會關門，你會找不到一個好的地方這是一個。所以有時候甚至有些老師就會提供他的家裡，比如說他有個比較空的房子沒有人住，就去他那邊，我們叫做「秘密基地」就會固定在那邊討論這樣子，就是面臨到困難是這樣子。那還有，那個，(1a、2)如果是在由上而下，剛剛就是那個嘛，就是老師的意願，他不是，他接受好那你就我參加其中一個社群，那我就只好聽命行事，可是當他去選的時候，他這個是選大家都選了，他不能那麼多，那另外一個社群沒有的話，可能用抽籤的，所以他不管是抽籤或者他不是他心所屬的

那個社群的話，那他整年下來應該都是掛個名在那邊，整年下來，那這樣其實沒有意義了。我覺得這樣子就比較不 OK 了。大概是這 2 個吧，那自發性的除了地點之外，我覺得其他的還有一個，就剛剛我講的觀課的問題啦，如果是說校內的這個，由上而下，同一個學校的，他就可以安排一個比如說我們可能有一個學校的共同時間嘛，那要如果要觀課，就是好。那現在到 5 年甲班去觀課，那我們這些老師都去 5 年甲班觀課，那我們自己的小朋友怎麼辦？那學校就安排校護把那些我自己班，這幾個離開老師的班，校護去做一些衛教的宣導啊。這樣子就我們可以實際看到學生的表現，可是自發性的那個那種，因為有可能跨校嘛，就是沒辦法離開學校去比較，沒辦法你要去看別人啊，這方面就會跟同一個學校是有很大的差別這樣 OK？

採訪者：好老師，那就是因為我們剛剛在就是文獻整理的地方，就是有就是在文獻上有看到 5 個就是比較主要，就是研究者他們整理出來遇到的困難，想要請問您就是像第一個，就是現行的政策，他可能沒有強制規定老師需要定期地去修習一些專業的課程或者是通過一些檢定，那您對此有什麼看法嗎？

受訪者 A：喔我我覺得嗯，現在呢我們是贊成，就我們比較贊成是要有就像剛上次那個講成那個日本的授業研究，他們認為做這件事是天職，本來就是應該要做的對不對，那我們現在目前我們臺灣這邊比較沒有認為說這是老師應該做，可能是外加的，所以我覺得，你說定期，以前有啦！以前早期，但是它那不是社群，就是說我不管你是參加什麼研習，他講研習，你一年要有幾小時的研習證書，以前早就有這個，那現在那個學科鑑定的，我們現在聽到很多聲音是還需要像有些像你們，以後考老師的時候有些就會就是要當科長，就會英文老師一定是專任的嘛，還有今天就要現在自然老師也開始有那個，就是他們要考證照，啊數學老師其實也需要，我們這邊幾乎都包班，所以國語、數學而且很多其實老師他本身就不是，尤其是現在多元師資的時候他不一定是本修習數學系或者是語文系的，所以他這方面就會有很大的落差，但是我是覺得啦，如果我們沒有這樣子的強制的鑑定的話，如果像我講的這種主動性參加教師社群的和組成教師社群這些老師，我覺得他們在這個教師社群裡面成長，我覺得一定會高過去參加鑑定這件事情，可能我就一直練一直練，我也不知道他，我們如果去只要鑑定，我也不知道怎麼鑑定，是用筆試的嗎？還是有試教，我這些就比較看不到那，但是如果是透過剛剛我講的我們那種自發性的啊，不管是在假日或是放學後的那種的，他常常就會因為他覺得從這邊他是有成長，他就會覺得他會自己繼續、持續下去，所以我有好幾個那個社群是已經幾乎是好幾年了，就是一直延續到現在。所以我希望就是我假設我跟教育部部長建議的話，我會希望說能夠讓老師養成就是說像日本授業研究這種，是應該是把它視為本來要做的，而不是，可是很難，因為你沒有規定，人家就說這不是他要做，所以我覺得應該是從師資培育那邊開始，就是像你們以後在那邊，就讓老師們學說這是本來就應該要做的事情，我覺得應該這樣。

如果以現在的這種制度甚至有些比較有個性老師說，你把法條拿出來來看，就是比較，很多人說這沒有規定，然後，誰說一定要參加這個，那就是說你就找不到，你就沒辦法強制他，如果碰到這樣子比較懂法的那個老師的話就會很困難。所以我覺得，如果沒辦法全面實施，那我覺得是不是就可以透過那些在各地的比較民間發起，像我剛剛講的我們其實臺灣有很多的社群，上次講的那個夢 N（夢的 N 次方）啊，那也是全國性的那一種，也是一個由下而上的。所以是不是讓這些自發性這些團體能夠越來越大（主要）就是越來越多，他們可以這樣子繼續組成，然後這樣子的話，讓比較小校的老師他覺得不是那麼孤單，那這樣子的話，有共同對話的夥伴的話，我想對他教學應該也有很大，我相信任何一個老師跟學生也一樣，只要在教學上面他有得到一點點的激勵，他一定會繼續往前走的，我覺得是這樣子。

另外還有，剛剛我忘了講就是我們苗栗縣的教育處，它有做一件事情，就是偏鄉的老師平常很難下來，所以他有要求我跟另外一個語文的老師（借調縣府），前兩年我們都有假日晚上的線上共備。偏鄉的老師優先，那個也沒有強制性，就是公文會報到他們學校，校長主任會跟他公佈這個消息，然後想參加老師就自願參加，他們就會去報名之後，然後就是會在固定的時間，就是我們是用假日的晚上，週日晚上，那就是國語、數學比如 7 點到 8 點是國語，然後 8 點到 9 點是數學，這樣隔週啦，OK。

採訪者：謝謝老師。

採訪者：第 2 個就是研究者有提到的困難是說，在參與這些社群可能都需要花老師很多的精力跟時間。那就是我們可能想要得到的都是，可以看到學生的學習有進步或者是老師他對自己相關的專業知識可以增加。那您覺得有什麼方式可以來檢視老師在參與這一些社群之後，對自己或是對學生有什麼樣的實際的效果？

受訪者 A：我覺得很重要就是領導人或是主持人。比如說我帶了一些數學社群的話，我擔任是社群的負責人，可能你要對底下成員要有一些些的瞭解。那比如說我們在備課的時候，你知道這個老師他可能本來就是比較不 ok 才來參加社群嘛。那所以老師們就是我們主持人就必須要拿捏得很好。比如說我們在問一些問題之後，不要去想那個很難的問題，就給他讓他覺得這很尷尬或怎麼樣。那我們就會循序漸進說：「你認為是怎樣？」或者說：「你覺得學生會怎麼想？」這樣子的話，他才敢把他想說的說出來。如果說在社群裡面缺乏信任感的話，為了丟臉就不敢，那個就沒意義啦。那我覺得我常常會看到老師很棒的地方就是如果他把他的...比如說我丟一個問題是說：「啊為什麼做分數教學要從這邊到這邊要做這個佈題？你覺得這裡面是有什麼意義呢？」可能很多現場老師就不知道了。可是當我們討論說我覺得怎麼樣呢...之後，當他講對的時候，那時候如果他剛剛講對的時候，然後我們其他人也覺得他講的有道理的時候，其實那個力量是很大的。那他就去覺得說：「啊原來我也可以。」所以，在這個社區裡面，大家都是平等的。那只是聞道有先後。也就是比較慢動而已。所以我們大家...我覺得這個很重要就是大家要坦誠，坦誠地就把自己不知道的也講出來。例如說：「我不知道這個地方為什麼要這麼教。」那這樣子的話，其實大家都是過來人，就不會去嘲笑了。我覺得如果是這樣子（會嘲笑）的話，就不是一個很好的社群的發展。那對於學生那其實有時候就會可以聽到老師們還沒坐下還沒開始他就會再跟鄰居老師在滔滔不絕講說：「上次我們討論之後，在我的班小朋友怎麼樣怎麼樣...」其實他在分享他的過程的時候，其實就是成功的經驗。小朋友一直感受到老師這樣教與學的時候好像跟以前不一樣或是怎麼樣。那我覺得這個地方就是一個...你不用去看就知道，光看他的表情你就可以知道說他覺得學生是讓他覺得很欣慰。也就是說他們的表現是出乎於跟他以前還沒有加入社群之前，他自己的方法教學跟現在是很完全的不一樣。這個上次有一個老師，他下雨天他就騎著車來、騎著車穿的雨衣。然後，進來就看到他拿一大包東西我就說：「你在幹什麼東西？」那個老師說：「你看我學生作品」他雨衣還沒脫就這樣要分享的時候，其實那時候他也是覺得說：「哎？還不錯誼！我雖然比較不懂。可是我跟著你學習中我會去做（實踐）。結果我的學生的表現跟你們學生表現也是一樣。」那這個對他來講他就是一個非常非常是覺得是一個很成長式的行為的事情啊。所以你說需要花費精力跟時間。如果他是主動要參加的，就不會覺得是浪費時間。如果是被動參加的，他就會覺得好煩喔～為什麼每次一個月就來一次這樣子他不喜歡的演習。所以，花時間我覺得就要看是誰哪一種型態的啦。

採訪者：做喜歡的事情時間就會過得比較快的那種感覺。

採訪者：那再接下來，您覺得教師的個人的因素或者是交界的氛圍是否會對社群的運作帶來一些限制呢？

受訪者 A：當然會。其實我們不能當然講說社群就一定是成功的。有時候會變成他們聊八卦的也會有。如果主持人或是招集人他也不是那麼 care 的、或是因為你們學校要我們做的話，反正我就拍拍照片、聊聊天這樣的社群。那這樣子我覺得就不如不要。對不對？反正學校也不會來查我們。只要我們有拍照有記錄就好了。我們這樣聊天也沒怎麼樣。所以，我覺得個人的因素還有校園的氛圍。比如說這個學校的校長就是不想讓老師出來，也不想讓別人進去的話。那這時候那個老師他其實他跨校去參加喔...當然如果是假日的話校長就是管不到啦。我是說如果是我們也有那種下課之後到其他學校去的經驗。如果有些校長就說：「哎我們下班了！你外校也不能進來。」就被擋住了。那就會變成一個很棘手的問題啦。那還有就是如果說像我的假日的，可能不是像剛剛那個表訂的說一年 6 次，就是我們可能隔週就有一次，或是一個月一次的。如果我這個是自發性的話，他每次請我當或是我發起的。好我們教甄團我覺得他也是一個社群嘛。就因為大家的目的是為了考正式老師，但是他們也會來這邊試教啊！大家給意見啦！但是如果說今天有個老師他來這邊總是來拿資料的、或是來拍影片的、而叫他上去教的但他死都不肯上去教的，這樣老師我都在自己再跟他講說：「我們的社群會比較不需要這樣子。可能沒辦法讓你參與。」我會用比較婉轉的方法跟他說。因為我覺得社群是大家共存共榮、大家一起 share。不是說你在那邊拿東西，然後要親近教授，你就說你一直做。很明顯的他就是要來這邊拿資料的啦。而且，我覺得在社群的時候，如果以後你擔任社群組員也要特別注意喔！在別人在試教的時候，錄影這些事情要經過教學者的同意。就算教學者同意之後，關於底下有學生，也要有家長同意書。如果以後全班上有 20 個小朋友，我明天要課室觀察。我就要前幾天發家長同意書跟他講說我們可能要錄影，家長同意還是不同意。如果家長不同意，那怎麼辦呢？有些不同意的學生我們就把他放在旁邊的組別。然後，我們拍的時候就不要拍到他。如果拍到他就把它剪掉。因為，哪天如果家長來說：「哎？不是說不能拍？」我們這次真的有些家長是不行拍的，所以我們就會盡量避開。因為小孩子可能回去說我們今天上課有來拍照，那如果家長就說：「我跟你說不行。那為什麼可以？」那我們就會說：「我們尊重你。你現在去看我們的影片，都沒有你小孩子的身影，連背影沒有啊，但是他還是在課堂裡面。」就這樣講就好了。所以我覺得個人的因素是影響很大。但是，如果有時候像比如有些老師平常都是很 OK 的，但這次來的時候怎麼怪怪的時候。那這時候你當然可能要關心他，可能是家裡有些什麼事情。那我覺得社群固然是讓彼此再精進，可是我覺得在感情方面，也是可以互相慰藉，比如說有些人可能是家裡真的有發生什麼事。我們還是可以透過社群力量也給他安慰或是給他鼓勵。我覺得這個也是社群的另外一個意義啦。

採訪者：下一個問題我有點不太確定有沒有關聯...就是長時間的課例探究。

受訪者 A：你是說教學進度壓力啊？因為我們不會利用到學生上課時間進行課例探究。可能就是某個老師的教學的錄影帶或是有一些數據與紙本，像是他的上課的教學日誌吧。這些東西我們要去探討的話，我覺得除非是說，你根據這個課例然後你運用到你的教室上面去，看看...類似另外一組的行動研究就說：「哎？我可能上一節課我看學生表現。然後，我可能又要再找時間趕快大家討論一下第 2 節課怎麼修正。這樣子就可能就會影響到進度。如果是要把這個課程複製在這個班級，但是我要看這個班級小朋友的表現的時候，因為我們要一面分析學生的作品的時候，來的解題的話，這樣子的話，可能就會有點...我覺得會有一點點。如果只是純粹研究別人課題，而沒有用到自己班上的話，我覺得這就不是問題了。因為他不是在我

上課的時間在討論這個問題。

採訪者：好！謝謝老師

採訪者：那在大型的學校跟小型學校的教師社群，你覺得有比較就是他們比較主要的困難可能是什麼？

受訪者 A：就是第一個：小型學校。我在山上就有一個年級一班。如果是跟年齡段連段？勉強可以啦。那就可能跟...可是也只有 2 個人啦。所以我覺得小型學校如果要組社群的話，他可能就比較不會以年級為主軸。那如果是他們以學科，可是數學 1 到 6 年級都有，所以這時候我們進去就會改內容。我們就可能必須在數學好好玩這樣子的遊戲、這樣子探索的課程。也就是說「哎？我們這次社群名稱是數學好好玩應用在每個年級。」那我們可能就是以撲克牌為主，帶著老師們去想這個撲克牌活動可以 for 一年級什麼二年級什麼三年級什麼。老師們仔細去探究或是去操作，那他覺得這個很適合我們，就會帶回去。不見得是一年級老師搞不好有些六年級老師覺得這個一年級也蠻好玩的。這種方法我可以帶到我們班上去。我覺得這個比較沒有辦法 for 某一個年級固定的一個某種學科。這時候小校就會這樣。那大校呢？大校就剛剛我講的。他的組成像我今天去一個很大最大的學校叫照南國小。我是去他們三年級的教室。他們那個也算是社群，但是是上面的指示，學校規定他們要的。那我覺得這 12 班的老師我覺得都還好就不見得不見有上而下的就不好。那他們雖然需要規定他們要，那我進去的時候我覺得他們都會比較真正針對他們的教學，而且他們這樣不叫困難了。這是他們好的地方。那困難是什麼？就是他們學校的行政會比較辛苦，就是他調要讓這 12 班的老師同時都能而且利用 3 小時都能，所以我今天剛好禮拜五嘛。所以他們來的都是學生沒有課的。所以，對大學來講就是高年級的。比如說這個學校現在照南國小有低年級中年級...他們是各年級導師你只要想要組社團我就去幫你找找找老師。所以他們學校有三年級的、二年級的、四年級的都有。四年級是找我，其他的是找其他輔導員。那五六年級也有。但是比較困難是因為星期五下午五六年級都有課，所以五六年級的教師社群就必須安排在禮拜三下午。禮拜三下午那很多輔導員都已經自己有事情，所以比較就沒有辦法可以過來協助。這就是在高年級五六年級他們排課的時候碰到了很大的困難喔。他們沒有像禮拜五下午沒有課這樣子的一個時間。大概是這樣。那還有一個困難點，就是剛剛講的如果需要強制每個人都要參加，然後也不是用學科為主題，就只有幾個。然後你要去挑去選。你挑到你不想要的，那就比較不 ok。剛剛前面有講到這樣子。

採訪者：謝謝老師！那我們就繼續往下進行吧。

採訪者：那我們就往下進行最後一個就是收穫的部分。剛剛聽了很多老師豐富社群的經驗。然後想要請教老師社群對您的意義是什麼呢？

受訪者 A：我覺得可以套一句話啦！「一個人走會走很快，但是一群人走會走得很遠」。我覺得應該就是這樣子。社群就是...其實像我雖然我在帶領社群，其實我也有收穫。我可以從老師們裡面（學到東西）。因為我畢竟我在這個這個領域已經二三十年吧。如果面對一個剛剛出任老師，他可能他的學科知識、教學其實他沒有豐富。可是他看問題的角度可以在不同角度去看待問題的時候，反而會讓我省思。我覺得這樣很好啊！這就是教學相長啊！所以，我剛剛講說社群真的是真的就是我們現在也是一個 team 的時代。絕對不是單打獨鬥的時代。所以，我覺得意義就是我覺得眾志成城啊！就是大家起來一起進步。108 課綱的自發互動共好就是這樣子啊。我自己想要參加，然後我們就自發互動，然後在一起互相成就。

採訪者：謝謝老師。

採訪者：老師那您覺得教師的專業社群對您在教師知能上的精進有什麼樣的幫助？

受訪者 A：我覺得應當有幫助。因為剛剛講的就是...其實剛剛你們好像在文獻裡面有談到說有些的教師社群是同一屬性的。有些會有其他領域的老師進來，就是不是同屬性的。其實我覺得社區裡面當然我們如果都是數學語文，當然就是大家有共同主題可以聚焦的。可是有時候比如說像有些科任老師。他就沒有這個社群啊。它社會資源就可能沒有啊。那他就會被安排到數學國語。那可能他當然就有兩種。一種就是他不願意進去。那另外一個他進來的時候， he 會用旁觀者的角度去點醒我們...非同溫層會點醒我們這些同溫層。這是我我從另外一個角度去看，有點像是用另外一雙眼睛來看我。雖然他因為他本身他就沒有教國語數學的話，他進來他是真的比較沒有感覺，可是他從不同的角度看。我覺得這個還不錯啦。那你就說對這有沒有幫助？我覺得應該都有幫助。當然是要是成功的教師社群啦。如果失敗了就不好。也不能講失敗的那種，就是那個流言緋語的那種的、八卦傳聞的，那就不在這個討論範圍裡面。

受訪者 A：你剛剛講的第 3 點的 3 之 A 那個。我覺得應該是從正向角度去看。我覺得一定是對教師的智能有幫助。我覺得除了不再只是在學科領域的教學來看。我覺得也會在可能一些班經上面也會有互相影響。因為有時候老師們可能會在共備的時候，可能會提到說今天發生一些什麼事情呢？那可能這時候大家也會提供如果是我碰到會怎麼樣，或是如果是我碰到我該怎麼樣的時候，我覺得這個時候，可能也是可以從班經那邊得到。那我最常聽到一句話就是很多老師跟我講說：「阿康老師！為什麼同樣教材擺在我們的眼前你看到的東西就跟我看到的東西不一樣？為什麼我都看不到這些東西？」那我就跟你講說我十幾年前二十年前也看不到。為什麼？我說：「因為教學沒有奇蹟，只有累積。你不斷去累積經驗。」我覺得一個老師如果要在教學上有所精進。我覺得第一個就是你在備課的時候，你不是站在老師如何教的角度，而是站在孩子如何學的角度去詮釋你就會覺得會不一樣。因為如果你總是站在老師如何去教，你就會講我要怎麼教怎麼教，你完全忽略了孩子的想法，所以我在備課的時候，我就會站在孩子們的角度去看這個東西，所以很多人來觀我課的。老師說：「為什麼看你的課好像學生都前面跟你先 Run 過一樣？」我說：「沒有啊！」他說：「為什麼他們都好像知道要怎麼做？」我說：「因為這就是默契！」所以像這樣子對老師來講，他除了學科知識本身之外的那個教材探討、班級經營或者教學形式上的作風...他們也可以互相截長補短的。是這樣子。

採訪者：最後，您教師社群未來的展望為何呢？

受訪者 A：我希望他不要流於形式。幫助老師在教與教學有關，各方面的成長的一個契機。然後，我也希望他能夠在臺灣能夠像走向日本授業研究---就是一種天職，他本來就是需要的。因為尤其是像對我來講，我們比較資深的老師的時候，我們對現在數位東西也不懂，這時候我們就會去找那些年輕的老師。換他們來教我們。這也是一個互相學習的樣子，就是所謂的共好嘛。他們在教學科知識可能不是那麼清楚，可是他們在數位方面能力、像你們的英文都很好或是外文都很好。那這樣子就可以互相的截長補短啦。所以我對教室外的社群，就是不要流於形式，能夠很自然而然的變成一個例行性的事務。需要這樣子。但是這個也不要是有壓力的，如果哪一天臺灣能走向這邊的話，我覺得老師在教學現場的壓力就不會那麼大。但是，現在很難。因為，現在老師的外務太多了。有太多太多的東西。所以，大家講一個就是應該是說會影響到教師社群很大的意願，可能就是由上而下學校訂的那種會讓老師很不舒服。就是說我周三下午很難得的時間可以讓我休息啊。我要去參加你這些東西的話，因為他平常學校的老師真的導師是好辛苦，好多好多事情要做。一開

學光填那個表單就十幾張。所以我覺得只要是在學校辦的就是上班期間辦的研習常常會因為老師的體力有所折扣。他心有餘而力不足。因為他要處理的事情太多了，甚至還有學生在學校。他根本就是無暇再專心在這裏。所以，最後如果你要問我說我希望怎樣的話，我也是希望說有沒有可能我們的那個社群，不一定要多啊。就是我們固定找個就是沒有上課時間，我們可以定期的大家會一會。然後，像現在還有個好方法，就是也不一定要到麥當勞或哪邊啊。我們線上備課也可以啊。只是線上我覺得畢竟還是沒有實體來的好啦。我覺得線上我沒有說他不好，比如說我們今天下雨或者疫情就只能用線上。這也是拜數位所賜。如果以前沒有那個 meet 的話，我們可能也不知道該怎麼辦了。那現在我覺得是很 OK 的啦。不管是線上或實體。如果時間允許的話，那盡量我覺得還是以實體為主。

採訪者：謝謝老師

## (二) 日本逐字稿

採訪者：請問老師在 PLC 社群中的角色？

受訪者 B、C：教學者、觀察者（觀課者）

採訪者：請問過去參加的教師專業社群是由個人自發還是由政府發起？

受訪者 B：我之前參加的個人專業社群，全部都是由個人發起的。

受訪者 B：那暑假的時候，除了有參加個人發起的教師專業社群，也有參加政府發起的，因為政府有時候會在暑假的時候。暑期的時候舉辦教師增能相關的專業社群。這是關於學科相關的內容，是強制參加的。

### (1) 參加動機

採訪者：參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動機為何？

受訪者 B：希望能創造讓學生開心，還有跟創造一堂能夠讓學生容易懂的一門課。

### (2) 支援

採訪者：所(曾)參與社群運作方式為何(政府/自發)? 背後有何支持?

採訪者：(自發性的)會挑出一個單元，然後還有會跟不同年級、學科的老師，然後不同學校的老師，然後一起來討論去思考說他們這個要怎麼樣才可以更好？

採訪者：是如何集結這些老師一起參加教師專業社群的？

受訪者 B：這個教師專業社群自從我大學研究所那時候就一直就是持續到現在，我當老師也是一樣繼續。

受訪者 B：我那時候是看一些教育研究中心傳來的郵件或者大學那邊傳來東西，就來揪其他老師一起做。

受訪者 B：就說：「哦，我們現在在做這個東西要不要做？」

採訪者：剛剛老師說的郵件是從哪個單位傳來的？

受訪者 B：是從研究中心傳來的 mail，然後得知了消息。

受訪者 B：這個 group 的人的組成非常的多元，然後人數也不多，而且他也沒有強制說每次都一定要來。

受訪者 B：像是有一些老師，他可能覺得：「哦，今天可以去才去。」所以，其實每一次的組成就是人數都不一定。

採訪者：一次大概多少位老師參加？

受訪者 B：人數 20-50 人

採訪者：所（曾）參與之社群是否為政府所執行之社群計畫？若有，風氣為何？參與度又如何？

受訪者 B：我沒有參加過政府實施的計畫，因為是第一年教師（初任教師）。

受訪者 B：但是政府暑假的時候就會開始。國家會請厲害的老師來教這些新任老師。

受訪者 B：有參加過一個政府的學習共同體，是強制的，第一年的老師一定要參加新進教師研習。

受訪者 B：雖然每週要做的事情不太一樣。例如：這個月的部分，就是要想就是關於與家長溝通的部分。跟家長討論這個小孩問題的時候，應該要怎麼做啊等，然後，下一個月可能是成績的計算方式為主題的課程。

受訪者 B：這個氛圍就有一點點生硬。

採訪者：是否有教師自發，幫助為導向？若有，風氣為何？參與度又如何？

採訪者：有參加過教師組成的 PLC 嗎？

受訪者 B：有。

受訪者 B：時間為一個月一次

受訪者 B：幾乎都是禮拜六

受訪者 B：地點在大學進行。

採訪者：請問有接受什麼支援嗎？

受訪者 B：原本是大學的教授，然後去組織成這一群老師，所以在大學進行。

採訪者：組成的風氣如何？

受訪者 B：氣氛是開心、relax 的！

採訪者：請問參與度如何？

受訪者 B：雖然是說，就是有人就是出去，但是每一次都還是蠻開心。(採訪者：人會進進出出的，每一次參加的人都不一樣，但每一次都還蠻開心的)

採訪者：會不會有時間湊不合的問題？

受訪者 B：其實不會有這問題，因為都會在工作以外的時間聚集（採訪者：國小放學後的時間）。

採訪者：指導單位、經費以及政府或學校的支持度，是否影響教師參與意願？

受訪者 B：因為有強制性，所以就是不得不去，所以就讓意願低得多一點點。

受訪者 B：像自身的情況，新進教師就是第一年、第三年、第五年、第十年，這 4 次。

受訪者 B：這 4 次要就是複習，不斷的研修，並且每個月會設定目標去完成它。

採訪者：是否有大學教授的支持？

採訪者：像是教授帶領國小教師精進

受訪者 B：大學教授的支援，因為活動有大學教授參與。

受訪者 B：大學教授，他可能會當教學者，教參與教師們要怎麼樣教啊。

受訪者 B：但大學教授的支援是站在平等的位置跟參與教師們去討論。

受訪者 B：如果你有一些研究的部分問題想要問大學教授，也可以去問他。

### (3) 困難

採訪者：您在參與社群時，有面臨到什麼困難嗎？

受訪者 B：沒有什麼困難。

採訪者：需要寫報告嗎？需要留下什麼紀錄嗎？

受訪者 B：不太需要。

受訪者 B：比較多是在討論有什麼樣可以做更好的時候呢，我就直接寫在白板上面，去集結大家的想法。

受訪者 B：是一種就是比較不是靠大家舉手發言，然後就發表的。這樣讓每個人寫下想法，比較不會赤裸裸的知道是誰提出的想法，可以刺激討論。

採訪者：會不會覺得還要用工作以外的時間參加這個而覺得工作量很大？

受訪者 B：雖然有時候還是會真的覺得負擔很重，也要做很多事情，但是因為參與後真的可以被激發到，然後有幹勁，所以雖然有一點摻雜著不想做，但是其實更多一點的話是獲得可以繼續下去的幹勁。

採訪者：（非強制 PLC）如何決定每次討論的科目？

受訪者 B：各式各樣不連貫的。

受訪者 B：例如這次國文下次數學這種隨機的形式。

採訪者：（強制 PLC）學科相關的科目訓練嗎？

受訪者 B：就是呢，如果是學科相關內容的話，就是等到暑假的時候會直接連續三天，把這個所有教科書上面的主要的學科都研修過一遍。

受訪者 B：主要科目有數學、外國語、自然、社會、音樂、美術。

採訪者：現今政策並未強制規定教師須定期修習專業課程或通過鑑定，對此您有何看法？

受訪者 B：日本也是一樣！幾個月幾次要做一些強制的東西，取得資格。

採訪者：對此您有何看法？

受訪者 B：因為是第一年的老師，所以參加這些東西還蠻有必要的。

受訪者 B：但是對於五六十歲的老師來說這些東西都已經會了，但是還要參加這些研修，意義應該就不太大。

採訪者：學校的校長會希望老師參加嗎？

受訪者 B：學校校長會希望老師多參加這些活動。因為可以帶入比較多新的東西進來，所以會鼓勵老師去參加。

受訪者 C：不覺得自己是校長而覺得自己很偉大。

受訪者 C：跟老師是走在同一個線上，就是不是上對下。

受訪者 C：在這個水平面上的關係，當然會希望老師去參加 PLC。但是也不會很強制，就是希望我們（校長與老師）一起走這段路。

受訪者 C：我還有參加過教職大學院（譯作教育研究院），是一個可以更專精教職的專業性的地方。但是也不是每個人都有機會可以進修。

採訪者：年數的分類？

受訪者 C：政府會強制要做這個東西。

受訪者 C：就是說不管是老師或者是校長或教頭，都會強制規定要，但是最近有一個什麼...(

語未畢)

受訪者 C：然後教頭也會有一些比較少，因為教頭是比較像是要保護學校。所以他不能太常外出，所以他就研修會比較少。

受訪者 C：老師的話，前幾年政府會認真在要求要做這些研修，後來就會比較寬鬆了。

受訪者 C：然後很多很多研修要做，到了一定年齡後，就會以 10 年為單位來作研修。研修會越來越少，但是還是一定會有這個強制性。

採訪者：請問在自己的學校裡面有沒有 PLC？

受訪者 C：我學校內只有 10 名教員，幾乎都是全體一起參加。

受訪者 C：有時候是分學年或分學科進行。

受訪者 C：以校長的理想是，希望在工作時間內，說：「下禮拜的某天一起做授業研究的討論吧。」但是難以常常跟大家組到大家可以一起的時間，因為老師下課後有很多事務要做。

受訪者 C：像是日本法律表定的工作時間是 4:30，但常常難以達成。

受訪者 C：老師很常無法在時間內做完所有事，老師常常會超時工作，這是日本目前的一個大問題。

受訪者 C：關於校內研修的話，這些是學校內自己要求的。是一定要做的！身為教職員，一定要達成日本教育基本法中的「研究」、「修養」。

受訪者 C：也就是說一定要參加，但是要如何達成並沒有明確規定。

採訪者：一個月當中幾次會舉辦校內研修？

受訪者 C：我所在的國中很少。

受訪者 B：我在的國小大概是一個月一次。

#### (4) 成果

採訪者：請問您對教師社群未來展望為何？

受訪者 C：希望不要太勉強老師，抓緊時間在 4:30 之前做好事情。

受訪者 C：就是這個研修的部分，因為數量太多了，所以希望不要讓老師要做那麼多的事情，不要做那麼多研修，負擔很大。

受訪者 C：現在老師真的是太辛苦，而且常常會超時工作。就是這是日本現在非常大的問題。

受訪者 B：太多的話，會覺得比較痛苦，希望有多一點時間學想要學的、有興趣的東西。

採訪者：謝謝您們接受訪問。